

法轮功学员参加西雅图海洋节大游行

【明慧网】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夏季海洋节“炬光”大游行，2013 年 7 月 27 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隆重登场。今年的第 64 届海洋节大游行有 106 个团体参加。法轮功队伍由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舞狮、鼓队，以及功法演示组成，深受观众欢迎。这是法轮功团队第 9 年应邀参加该游行。

当法轮功学员的“大法船”花车驶过时，观众热情高涨，他们对着法轮功队伍欢呼、鼓掌、学“法船”上学员的炼功动作。

当晚大约有 30 万现场观众和 70 万电视观众观看了游行。◇



北京街头的“退党声明”

【明慧网】每年的 7 月 1 日，中共都在宣扬、庆祝其所谓“建党日”，然而今年的这一天，在北京立水桥旁一处拆迁遗址的残垣断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张退党声明，全文如下：“王江声明 即日起本人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2013.7.1”。

这篇声明非常显眼地贴在北京立水桥下一处红绿灯路口处，路过的车辆看得清清楚楚。立水桥位于北京朝阳区和昌平区的交界处，车流十分密集，以往这样的声明一出现，就会立即被拿掉。而二十多天来，这篇声明却似乎被清洁工人“忽略”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开始觉醒，知道了中共邪党独裁、腐败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从这篇退党声明就可以看出中共邪党已经失去民心。◇

一个肾移植者证实： 所摘器官是法轮功学员的

【明慧网】在北京周边某市有一个肾移植者，与一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是好朋友。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曝光后，这位法轮功学员问他：“你知不知道所摘器官是谁的？”他说：“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是一个 23 岁小伙子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听后非常震惊，于是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

那是在 2004 年，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得了肾衰竭，在当地医院做透析。一天，他遇到一个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朋友刘某某。这个朋友当时就介绍他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肾移植手术。

这个人去了北医三院。他说：这个医院的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该医院成功移植器官多少多少例，肝多少例，肾多少例，心脏多少例（这些具体数字该人记不清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被揭露出来后，该院大屏幕上这些内容就被删除了）。当时在医院住院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有几十人，都是等着做不同的器官移植的。他住院大约一星期左右，就和另一个换肾的人同时被医院拉到了山东日照某医院换肾。当时医院告诉说肾源是“死刑犯”的。但是后来都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

据这个人说：当时这个医院有几十人同时做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做完后没几天，患者身体还没恢复好，就被撵出院了。因为医院又来了一批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患者。这个医院当时就是这样一批接一批地做。◇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曼多哲

【明慧网】笑起来阳光灿烂的奥地利青年曼多哲（Mendoza）26岁，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墨西哥裔奥地利人，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修炼法轮功已经5年了。

接触法轮功之前曼多哲曾练了1年太极，他本想寻找一门能够内修的功法，但发现太极只是教人动作，失望中他的太极练习停下了。5年前的5月13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妈妈

奥地利的曼多哲：坚信法轮大法是正道

的屋里发现了《转法轮》，这本书是他妈妈两年前在德国汉堡遇到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出于兴趣带回来的，搁置一旁直到被儿子发现。

翻开《转法轮》一读，曼多哲就笑了，因为他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要寻找的大道。他上网找到法轮大法网站，找到他所在城市炼功点联系人的电话，打电话过去说要学功。就这样曼多哲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问及法轮功现在对他意味着什么，曼多哲果断地回

答说：“法轮功是我的生命。法轮功让我知道我是谁、怎么做真正的自己。”

曼多哲说自己五年前刚开始修炼几周后就开始参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活动了。问及他最开始知道法轮功被中共流氓政权迫害时的感受，他说：

“我在网上看到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几幅画，我感到很震撼，画面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我即刻想到耶稣基督和其他被迫害的圣人，让我想到恶者出于无知在迫害神明。我心里感到非常悲伤，同时又感到些许欣喜，因为我看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屈服、没有害怕，仍然坚持做他们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动摇，这给我很大的激励和力量，鼓励我象他们那样保持勇气。我坚信自己找到的法轮大法是正信、是正道。”◇



油画《正义之场》，董锡强。十多年来，无论酷暑炎炎，还是风雪交加，一群老妈妈坚持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炼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学员的理性、祥和和善良，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尽早结束这场严酷迫害。

修法轮大法 我摆脱了“不死的癌症”

【明慧网】19年前，在一次事故中我的大腿骨折，动静脉断裂，在医院手术做了将近7个小时，输血3200毫升，临出院前检查时发现是无菌型缺血性股骨头坏死（原因是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听到这一诊断我如雷轰顶，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后果，那是不死的癌症。

我才40多岁，孩子又小，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痛苦万分，吃不好睡不好，由于着急上火又得了泌尿系统感染，尿血，急性肾盂肾炎。受病痛的折磨身体和脸部臃肿，头发花白，40多岁的人却象60多岁。一家之主啥也不能干了，家里外面的担子都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活着有愧呀！我不甘心，我去医院买药，打听偏方，朋友介绍学练气功（以前根本不相信），找气功师调病，每次都是

怀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好顿折腾也没什么效果，最后也就泄气了。

97年7月朋友来我家串门，劝我修炼法轮大法，劝了3次，我才表示愿意炼，他把《转法轮》送给了我。

刚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凡是有病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反应重，有的反应轻。我也没有治病的心，只知道看书炼功。很快我扔掉了双拐，身体轻飘飘的，我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我家开了一个小店，负责给顾客代充液化气，要去顾客家取罐，灌完气再给送去。充满气的罐重63斤扛到六楼，年轻人都受不了，而我一个50多岁的人不冒汗，稍微有点喘，人们都称赞我的身体好，这都得益于修炼大法。第一次送罐时，老伴担心地问：“你的股骨能行吗？”我说：

“没事，修大法早好了。”以后她再也不问了。一次我外出办事，遇到我们单位一个同事老远地喊我，到了跟前他说：“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来是你，咋整得年轻了？你的腿好了？不拄拐了？”我说：“全好了。”他问：“在哪治的？”我说：“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我告诉他是真的。他说：“这么神？”我说：“修大法就是神奇，得真修，按大法要求去做就会有神奇出现。”我告诉他给顾客灌气连取再送对于我来说神不神？他说：“真神了。”他接着说：“你刚出院那几年简直不成模样，没想这几年变化这么大，法轮功真了不得。”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大法的事和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说：“别听（中共）那些，好好炼吧。”◇

不相信恶有恶报者受到天理的惩罚

黑龙江省双城市某村农民，五十岁左右。在江氏邪恶集团谎言的蒙蔽下，对法轮功产生了仇恨心理，时常诽谤、诬蔑大法师父，攻击大法，百般干扰阻挠她老伴学法炼功，他老伴经常劝说他不要听信电视、报纸的诬陷造谣，要分辨是非，不要受谎言欺骗，攻击大法是有罪的，会遭恶报的。可是他不但听劝阻，反而破口大骂，并说：我这么长时间也没遭什么报，我不是好好的吗？我就是不相信我会遭报。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七日的晚上，他在家诬蔑诽谤大法，并将柜子上的师父法像摔在地上。就在同时他一头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在一起，不省人事。半天后醒过来，口语不清，半边身子不好使。家人和邻居都知道他是遭报了。这是神的慈悲警告，如本人再不醒悟后悔晚矣。这件事很快传遍本村，引起极大轰动，人们都在议论着，对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双城市双城镇邮电局退休职工邓振宇，家住昌盛街。此人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经常跟踪邻居家的法轮功学员，特别看到了张贴的讲真相标语就撕个没完。一天早晨，他一边撕电线杆上的标语一边骂，还一边往沙子堆里踩。一位法轮功学员前去劝阻，他说啥也不听，继续撕骂。此后，原本很健康的他，身体就虚弱起来，脸色变得黑黄，得了脑血栓，再也看不见他出来了。于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死亡。

邓振宇的邻居王司机，常和邓振宇一起去撕毁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他虽年龄较大，但身体一直很硬朗，自己能挑两桶水走几百米的路。二零零零年一天，他走着走着，突然摔倒在离家只有几十米的垃圾堆旁，回到家时间不长就死了。

黑龙江省双城市农丰镇村民郭玉刚（男，二十多岁），是恶人郭恒山之子。郭玉刚为了得到农丰镇政府的奖赏，夜间跟踪邻居散发真相材料的女大法弟子，将大法弟子抓住后

要送往镇政府领赏，大法弟子不去，挣脱中将大法弟子的衣服扒掉，大法弟子得以走脱。郭玉刚不甘心，纠集几个地痞流氓挨家挨户搜查，搞得四邻不安，邻里都说：“这小子这么缺德，为了钱什么都干，跟他爹是一套号的。”那位大法弟子现在被逼得有家不能回。此外，他还经常在他家房前屋后的水泥电线杆上用黑油漆乱写一些辱骂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话。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七日上午九时四十分左右，郭骑一辆摩托车行至农丰镇十字路口，在躲避行人时，突然双手离把，身体腾空而起，摔出一丈多远。很长时间才从地上慢慢爬起，只能站立不能行走，引来许多行人围观。有人在议论说：这

是他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

黑龙江省双城市新兴乡新兴村范业满，在新兴乡派出所工作期间，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参与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使用各种方式折磨、经常打骂法轮功学员、抄法轮功学员的家。离职后，回家以跑车为生。

二零一零年四月份，范业满去山东省寿光拉菜，在途中他要加油，本来车不缺油。到一个加油站，范业满拿个油桶下车，去加油站，被一辆货车撞倒在地。肇事司机逃离。等到他的同伴来找他的时候，范业满早已死亡。

当时加油站的监控器坏了，没能留下肇事现场的任何记录。范业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亡。

曝光 大庆“721 洗脑班”的罪恶

黑龙江大庆“721 洗脑班”，对外谎称“法制教育学校”，是大庆市政法委、“610”于二零一二年五月非法私设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该洗脑班位于原来“大庆 721 职工大学”旧址，故称为“721 洗脑班”（注：“721 大学”是中共邪党在文革时期胡作非为的产物）。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十四岁的甄秀琴老人被单位工会通知去单位退多发的遗属费，她下午去后再没回来。家人去单位后，单位说把人送到所谓“法制教育学校”了，具体不告诉送哪儿了，还说知道也不能告诉。参与绑架有关单位人员：大庆职业学院工会主席：马守田、书记：杨爱军，维稳办：王军亭，学校工会叫胡庆伟（女）。现在甄秀琴老人还被非法关押在“721 洗脑班”。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冯喜奎被非法劳教期满，大庆市“610”勾结会战公安分局、太康县烟筒屯镇“610”及绥化劳教所，于二十四日夜间十一点多，偷偷提前将冯喜奎劫持，非法关押进“721

洗脑班”继续洗脑迫害。听此消息，冯喜奎的妻子再也承受不住、休克过去；所有亲朋好友都悲愤不已。

大庆景园中学教师周晓红，家住让胡路区西寨社区，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因讲真相被恶人构陷，遭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第一看守所，大庆让区公安分局欲非法起诉周晓红，但因拼凑假证不足，又将其劫持入“721”洗脑班迫害。

大庆市政法委、“610”组织一伙人二零一一年去五常洗脑班学习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回来后，在大庆原邪党校办了第一期洗脑班，由徐守德任洗脑班主任，孔琦为副主任，费玉田、杨丽等“610”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还高薪请恶人周和珍、姜占海、陈梅、陈杰等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宏波、陈义芬等人成为第一期被迫害的对象。

新华社记者的造假“任务”

河北省任丘市的法轮功学员袁玉阁，曾揭露过中央电视台三台及任丘市电视台对有关她个人的报导失真的事情。中央电视台三台于1999年8月10日左右报导了如下内容：袁玉阁，河北省任丘市人，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精神失常，抱着孩子一起跳进了白马河。

袁玉阁自己澄清说，“1998年某日，我骑自行车接在东关上学的10岁的儿子回家，路过通向白马河的小沟上的一个小土桥，桥上没有栏杆，当时放学的孩子很多，自行车又没闸，因躲孩子掉在桥下的土坡上。当时骑的自行车是借的本村老黑大伯的，有许多人在场，有史胡村诊所医生，这个诊所就在小桥北几米。”但是，记者为了编造打压法轮功的素材，把采访袁玉阁本人时的原话全部改动，编造弥天大谎说：“袁玉阁学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着孩子跳进白马河。”袁玉阁事后问来问记者，电台报导失



象中共历次整人运动一样，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以舆论抹黑开路。1999年大陆媒体充斥着“自杀”、“杀人”等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

真，你得有职业道德，该记者回答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记者的良心哪里去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哪里去了？造假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癌症和毒瘤。人们在纳闷，为什么中国的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人敢往婴儿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为什么新华社的记者会“堂堂正正”造大假……是啊，太多的为什么，中共到底要把这个民族引向何方呢？

道德是抽象的，然而，却又是最实在的，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上。假新闻和有毒食品都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被中共毒害了。

抛弃中共，重拾传统道德，对中华民族来说，从来没有这么紧迫过。（文/何远村）◇

闲话“自动退团”

面临全球退党（团、队）大潮，有人提出，我不交党、团费，早就自动退党、退团、退队了，还用退吗？

你看，“自动退”，那个“自动”就说明不是您“主动”退的。而且，这个“自动”还是中共自己规定的。说个笑话，如果哪天中共宣布“自动”退团的全部恢复团籍，您不又是团员了吗？所以，只有“主动”退出，才是您从心里真正退出了。

您知道吗？您加入党团队时，在血（红）旗面前，发了把生命献给中共邪党的毒誓，就是把生命交给它了，就被打上“兽记”，就是邪党的一分子，您不声明退出，就抹不掉“兽记”，邪党解体时您就会受到牵连。所谓的自动退队、退团那是人世间的中共组织形式认可的，不是神认可的。所以凡是入过党团队等组织的人都要主动声明退出来，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

郑板桥早年家贫，一年除夕，他去屠户那里赊了一个猪头回来，正想下锅，屠户贪利，又欺他穷，就赶过来把猪头要了回去，高价卖给了别人。为此，郑板桥一直记恨在心。

后来，郑板桥到山东范县做官，特别规定屠户不准卖猪头，以示对屠户的惩罚。夫人闻之，感到丈夫处事不当，就想了一个办法规劝丈夫收回规定。

一天，夫人捉到一只老鼠，就用绳子绑住，吊在房间里。夜里老鼠不住地挣扎，郑板桥一宿都没有睡好觉，便埋怨夫人。夫人说，她小时候好不容易做了件新衣裳，被老鼠咬坏了，这也是对老鼠的惩罚。郑板桥听后，笑道：“兴化的老鼠咬坏你的衣

郑板桥知错就改



裳，又不是山东的，你恨它是何道理？”夫人说：“你不是也恨范县杀猪的吗？”郑板桥恍然大悟，表示要知错就改，收回规定，并且吟诗一首：

“贤内忠言实难求，板桥做事理不周。屠夫势利虽可恶，为官不应记私仇。”

古代的人读圣贤书，追求做正人君子、圣贤者，向道德高人看齐，遇到矛盾、问题会自觉地向内找，“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知错就改，谁也不会说这人不好，反而会认为有度量，道德高尚。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被迫接受的是中共党文化教育，读的是被用谎言与暴力编写的教科书，遇到矛盾、问题只会找别人的不是，用争斗的办法解决问题，对的永远是自己，错的永远是别人，无理也要犟三分。和中国古代承传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较，正与邪，是与非，一目了然。◇